\*第一人称，弟视角。

\*初詣：新年的第一次参拜。

Summary：每年除夕，寺院敲响108下梵钟，代表人世间108种烦恼尽数消散。我不知道108种烦恼究竟是哪些，我只知道，我18年人生的种种烦恼都可以归结于一人身上，那个人的名字就是——糸师冴。

新年，曾经是我每年最期盼的时刻。即使是平日里工作繁忙，甚少在家露面的爸爸妈妈，也总会在新年的时候屏蔽一切工作，享受和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在新年前夕，我们全家会一起大扫除，辞旧迎新。除夕夜的晚餐，象征长寿与斩断厄运的荞麦面总不会缺席。饭后，我们会共同前往鹤冈八幡宫参加敲钟仪式，在倒计时中迎接新年的到来。八百多年的历史使得这座古老的神社成为了镰仓最知名的神社。因此，每年除夕夜前来跨年参拜的人络绎不绝。

我仍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我第一次去八幡宫的情形。寺庙中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彼时的我尚且年幼，大人们的身影在我眼中扭曲而高大，阻隔着我的视线。我只能勉强盯着家人们的脚后跟，努力地迈开步伐，才不至于跟丢他们。

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仪式的正式开始，神社里涌入了更多的人。我紧紧拽着哥哥的袖子，生怕被人流冲散。这时，一只微微带着点寒意的手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我甚至不用转头去看，就知道是哥哥，因为这触感如此熟悉。

“凛，不用害怕，跟紧我。”

我微笑着点头。哥哥一向都是这么温柔。明明那只手也并没有比我的大多少，但我总觉得那是一双蕴含着无穷力量的手，无论再拥挤的人群都无法分开我们。我紧张了许久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真的是很神奇，分明是寒冷的12月末，我却觉得哥哥的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被炉都还要温暖。

撞钟仪式从10:40左右开始，十几名僧侣共同拉动数十吨中的大钟，每隔几十秒敲击一次，总共敲响108次。当第108声钟声响起时，新的一年就到来了。

我问哥哥，为什么要敲击108次，而不是别的什么数字。哥哥也不明所以。爸爸笑着解释道，这源自佛教中的信仰，佛教认为人总共有108种烦恼，而敲击108次的钟声，象征着摆脱108次烦恼。通过这个仪式，我们可以将过去一年的所有忧虑都留在身后，迎接新的一年时心无挂碍。

听了这个解释，我更加云里雾里：且不说人的烦恼总数为什么恰好是108种了，只是这样简单地撞击钟，真的能够让烦恼消失吗？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每天无忧无虑的，根本不知何为“烦”何为“恼”，自然不可能理解，所谓的撞钟仪式以及新年参拜，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丝慰藉罢了。

第一声钟声响起后，我便开始掐着手指数起钟声数。可惜我之前从没熬过夜，数了大概不到两只手，困意便涌了上来。我隐约感到自己被父亲抱进怀里，再次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前往正殿去初詣的路上。父亲察觉到我醒了，便把我放下，让我自己走。我双脚刚着地，就急着去够哥哥的手。哥哥没有拒绝，牢牢牵住了我：“凛，已经过了12点了，新年快乐。”

和往年一样，哥哥今年也是第一个祝我新年快乐的人。我开心地对着哥哥大喊：“哥哥也新年快乐！”

哥哥说等会儿要去正殿许愿，让我提前构思一下要许什么新年愿望。我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绞尽脑汁地想了一会儿仍是想不出什么愿望。我拽了拽哥哥的手，凑近他耳旁，悄悄问他有什么新年愿望。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要成为世界第一前锋。

“这样啊，那凛的愿望就是哥哥的愿望能够实现！”我记得我是这样回答的。而且之后好几年，我都许了相同的愿望。直到哥哥邀请我同他一起踢球后，我每年初詣时的愿望才发生了一点小改变——哥哥要成为世界第一前锋，而我要成为世界第二前锋。

直到11岁之前，每年初詣我都重复着相同的流程，即使我早到了不需要哥哥牵着我的手也不会走散的年纪，但哥哥仍然会自然地勾住我的手，在第108声钟声响起时做第一个对我说新年快乐的人，然后一起前往正殿，虔诚地诉说着同一个心愿。

哥哥前往西班牙后，神社里弯弯绕绕的几百米路，再也没有人和我并肩而行。钟声响彻天际以后，没有熟悉的“新年快乐”在耳边响起。那一刻，我真正开始理解什么是所谓的烦恼，没有哥哥的足球，令我烦恼；即使寂寞，也得自己一个人忍耐，令我烦恼。正如我小时候质疑的一样，敲钟并不能消除一丝一毫的烦恼，除非这破钟能把糸师冴立刻传送回我身边。我默默跟着人群走向正殿，贪心地向神明多讨要了一个新的愿望——希望哥哥一个人在国外也能平安顺遂。

15岁的冬天是最难熬的，我人生的信念崩塌了。我曾经一度迷茫，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坚持足球。前15年的人生里，糸师冴就是我和足球的唯一联系，是他作为一个纽带将我和这项运动联系在一起。如今，纽带断了，我想要找一个合理的新绳索把我和足球重新捆绑在一起，这样才不至于让我过去几年的努力显得荒谬可笑。终于，我找到了那根新的绳索——我要摧毁糸师冴的梦想。

显而易见地，我那一年的新年愿望是击溃糸师冴。如果负责接受我新年愿望的神明一直是同一个，那祂一定会觉得我太可笑了。明明之前还一直嚷嚷着糸师冴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怎么今年突然来了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当然， 这绝对不是最可笑的，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两年后的初詣，我屁颠屁颠地跑去神明面前，向他许下了这样的愿望——哥哥要成为世界第一中场，而我要成为世界第一前锋，我们俩要一起成为世界第一！原因很简单，那一年，我和哥哥和解了。我想即使是坐镇主殿的神通广大的神，可能也无法理清我和哥哥之间的弯弯绕绕。我反复修改新年愿望，是否会让祂感到很为难呢？不过无所谓了，我很确信，这个愿望是我当下最迫切的心愿。

我的运气似乎从小就很好，也许是因为我真的很虔诚吧，所以总是能得到神明的眷顾。在我许下这个愿望没多久后，就和哥哥进入了同一个俱乐部。哥哥那时已经坐稳了首发的位置，而我仍需努力。不过能进入世界首屈一指的俱乐部，让我感到离梦想更近了一步。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的进步神速。哥哥偶尔也会提出一些建议，果然，他是全世界最了解我足球风格的人。

又能和哥哥朝夕相处了，我真的感到无比幸福。然而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哥哥的感情在悄悄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何时起，我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糸师冴的弟弟而存在呢？我也不知道。只是当我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感情应该被称为爱情时，我的内心早已被焦躁和酸涩填满——我怕哥哥知道我对他龌龊的心思以后再次抛弃我，可是凭什么我独自一人这么痛苦，而糸师冴作为兄长，却可以心安理得地抱着一无所知的态度继续和我相处呢？

那年的除夕夜，哥哥因工作繁忙未能回国，我再次独自一人前往八幡宫。我沉默地听着古朴的钟声一下一下回响，沉默地看着周围兴奋的人群开始倒计时，沉默地见证着一对对爱侣在新年来临之际相拥亲吻。我仿佛是一个局外人，与他们格格不入。

每年除夕，寺院敲响108下梵钟，代表人世间108种烦恼尽数消散。我不知道108种烦恼究竟是哪些，我只知道，我18年人生的种种烦恼都可以归结于一人身上，那个人的名字就是——糸师冴。

我再次踏入那熟悉的正殿，经年累月的佛像在翻新后重新焕发出光彩。我按照惯例在心里默念着要与哥哥一同成为世界第一的梦想，然后停顿了片刻，无声地表达了那个令我感到有些难以启齿的背德心愿——希望哥哥也能喜欢上我，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好。我说完便开始感到后悔，这种有悖人伦的心愿真的会被神明接受吗？我想任何一个神明都不会吧。

一年的时光匆匆流逝。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足球技术得到了飞速提升，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接近能够配得上哥哥的前锋水平。更令人振奋的是，哥哥时隔多年终于要回家过年了。怀着激动的心情，我与他一同踏上了回乡的旅程。我们再次一起进行大扫除，享受着除夕夜的荞麦面，仿佛回到了儿时的时光。

晚餐后，我邀请哥哥一起去鹤冈八幡宫参加跨年活动。哥哥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今年的人流更是络绎不绝。我下意识地去牵哥哥的手，却在碰到他的一刹那看到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迷茫。我尴尬地笑了笑，立刻抽回了手：的确，毕竟这么大的人，似乎也没什么理由去牵哥哥的手了。

我静静地跟在哥哥身后，在人潮中找到一处站定，等待敲钟仪式的开始。仪式差不多过半，一直一言不发的哥哥突然开口道：“凛，你想好今年要许什么愿望了吗？”

我有些手足无措，被哥哥这么一问竟然愣住了，小声地嘀咕着，就还是老样子，哥哥的愿望就是我的愿望，我们要一起成为世界第一。

这并不是虚伪之言。和哥哥和解后，我也重新找到了继续坚持踢球的道标，曾经的我在绿茵场上的每一秒都是为了糸师冴，然而现在我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足球的意义。我会怀着这样的决心和哥哥一起并肩迈向顶点的。

“……”哥哥听到我的回答以后陷入了沉默，“凛，我以为我们早就说清楚了，我并不需要一个什么都围着我转的听话的弟弟。你发誓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利己主义者，难道世界第一的利己主义者一点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吗？”

我着急地解释，我自己确实也是怀揣着这样的觉悟的，并不单单是为了他。

我看见哥哥将信将疑地皱了下眉。

我不知如何开口。自己的想法？我当然是有的。可是，我又该如何向你诉说我那难以启齿的一己私欲呢？难道要我现在告诉你，我对你那畸形的爱吗？

代表着消除烦恼的钟鸣又落下来了，可是我只觉得烦恼不减反增。

为什么，回首我过去的人生，所有开心、痛苦、烦恼皆是因你一人而起？为什么，我每年的心愿，都绕不开你的名字？为什么，我要一个人在这里承受着纠结的折磨？你知道我有多想把高高在上的你从神坛上拽下来，和我一起堕入地狱，共同背负这份罪孽吗？

最后一次钟声马上就要响起了，哥哥伸出手揉了揉我的脑袋，用哄小孩的语气说：“敲完钟就要去参拜了，凛最好快点想好等会儿要许的愿望哦。”

我听到人群中响起了嘈杂的声音，大家不约而同地开始倒数。他们欢快地迎接新年的倒数声，于我而言，更像是临上断头台前的死亡倒计时。

“3——”

“2——”

我绝望地闭上双眼，我知道，我只敢在钟声巨响的遮掩之下将自己那龌龊的心思揭开一角。

“1——”

我的双唇颤抖不止，卑微地说出了那个潜藏于内心深处，害怕被哥哥发现，却又渴望他能明白，折磨了我无数个日夜的愿望：“我爱你，糸师冴……你能不能，也稍稍喜欢我一下啊……”

倒计时归零，浑厚的钟鸣响彻，回声与周围人群的欢呼呐喊声震得我一阵阵耳鸣。但我又不禁开始庆幸，连我自己都没能听清自己刚刚说了什么，即使是离得很近的哥哥，想必也没法听出来我说的是何种大逆不道的话吧。

然而下一秒，哥哥的话使我再也没法维持理智。

“嗯，我听到了哦，凛的心愿。”

我的唇上传来了柔软的触感，那是一个蜻蜓点水般的吻。

我想，事实证明，神社僧侣们拼尽全力敲响的108声梵音，并不能削减我一丝一毫的烦恼。唯有糸师冴的存在，是我的救赎，只要有他在我身边，往后余生，无论是怎样的烦恼我都有勇气去面对。

糸师冴才是散去人世间一切烦恼的，独属于我的，唯一神明。

END.

彩蛋

\*来点坦诚哥，工业糖精拉满，我是个俗人，提前私密马赛。

看着表情呆滞的凛，冴不禁笑出了声，随后牵住弟弟的手，与他十指相扣：“走吧，去正殿许愿吧。”

凛在手被哥哥牵住的一瞬吓了一个激灵，下意识地挣开，然后突然想起来俩人现在貌似已经是恋人了，牵手简直是再理所应当不过了。凛在意识到自己和哥哥关系转变的一瞬，倏地耳朵通红，随即牢牢反握住哥哥的手，生怕哥哥会反悔似的。

凛支支吾吾地说：“可是……我的愿望……愿望已经实现了呀……”

冴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瞧你这点出息，就这么好满足？你不想再对我做点别的什么吗？”

凛听闻，绯红色一路从耳根蔓延至脸颊，整个人像是死机了一样，全身上下都僵硬了几秒，只有快速扑闪着的双眼在暗示着其实他的大脑正在高速运行：“啊……哥哥……你在说什么啊？”

冴看着这样呆愣又害羞的弟弟实在觉得可爱，玩心大起：“唔，我是说，你只要和我在一起就满足了吗？实现了这个愿望以后难道不想更加得寸进尺一点，比如要我永远爱你之类的？”

凛意识到自己好像想岔了，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嘿嘿傻笑了两声，随后应道：“那就听哥哥的，就许这个愿望。哥哥呢？你要许什么愿望？”

冴佯装苦苦思索的样子：“许什么愿望好呢？”

凛看着冴思考良久都没得出结论，不禁咽了下口水，他感到自己握着哥哥的手在微微出汗。

与紧张的凛相反，一旁的冴显得相当游刃有余：“虽然这是我们时隔多年再次一起初詣，但是和凛一起成为世界第一这个愿望从始至终都没变过。至于第二个愿望，因为刚和男朋友交往了不到两分钟，所以这个愿望是新鲜出炉的。希望今年一整年都能和男朋友在一起开开心心，没有烦恼。”

凛听到哥哥的新年愿望时感觉心脏漏了一拍，全世界都闻名的利己主义者糸师冴竟然会有把他人纳入新年愿望之中的一天，凛不由得感到一阵受宠若惊，随即又有点小委屈：“只有今年吗？”

这么说哥哥是打算明年就把我甩掉吗？明明刚刚才要求我去向神明祈求永恒的爱，而你却狡猾地打算只接受我一年的爱吗？我和哥哥之间果然不会存在对等的感情吧……

冴听到凛闷闷不乐的声音就知道自己又一次捉弄成功了，挑了挑眉道：“不然呢？明年的当然要明年新年的时候再一起来许愿才灵验啊，笨蛋……所以你明年也要陪我一起来，不仅明年，之后每一年都要！”

凛猛地回过神来，意识到哥哥似乎向他许下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承诺。幸福来得太突然以至于冲昏了头脑，凛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只能眨巴着大眼睛望向冴，过了好久才用力地点头：“好哇，一言为定，每年都陪哥哥来！”

后记：

哇祝大家新年快乐！日本是不过农历春节的，所以这里的除夕是指12月31号。不过这并不重要，主要是让大家有个氛围哈哈哈。这一篇主要是想从凛的视角来点碎碎念，把他不同时段的心境给展现出来。

因为是凛视角，所以缺少了很多哥哥视角的东西，我给大家补充一下设定吧。这篇文里的哥哥是非常坦诚且大胆的。哥哥其实早就看出来凛对他的感情，他一直在等着某位胆小鬼向他表白，然而凛真的太怂了，所以他觉得凛需要一个契机来push他一把。其实他们双向奔赴很久了！

最后给大家补充一下日本神话知识，这个是我亲友在我已经写完以后才和我说的，所以我也不方便大改动了，但感觉还是需要提一嘴的。日本神话中出现得最早的一对男女神，是一对兄妹，日本的各个岛就是他们结合生下的。所以日本的神显然是推骨科的，咪咕的爱情得到神的祝福是天经地义的，骨门！小凛觉得自己对哥哥的爱不会得到神明的祝福，你们就当他历史没学好吧！（好吧其实是作者本人对日本历史一窍不通，汗.jpg

很感谢看到这里的各位！最后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